

HU BI LIE DA DI

杨·道尔吉 著

忽必烈大帝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嫡孙

大元帝国的缔造者
蒙古史上思想深刻

的皇帝

世界三大宗教与儒

学交融的促进者

拥有硕儒名流谋士

群体的成功者

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的策划者



324753
363
杨·道尔吉 著

忽必烈大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必烈大帝/杨·道尔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5

ISBN 7-204-04561-0

I. 忽…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352 号

忽必烈大帝

杨·道尔吉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875 字数:300 千 插页:2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 000 册

ISBN 7-204-04561-0/I·823 每册:22.80 元

序

高俊义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战争的浓烟随着草原帝国势力的分化渐渐散去。黄金家族散落在欧亚大陆的各个部分。然而，此后的五十年，文化多元和思想融通，塑造出又一个时代英雄，谱写了蒙古史上由草原汗国到封建皇权的文明飞跃的辉煌篇章，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上的有元一代。他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成吉思汗的爱孙，成吉思汗事业最有成效的继承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鄂尔多斯高原一位蒙古族青年学者，从宏观文化和历史哲学的高度，透析忽必烈波澜壮阔的人生，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向读者倾诉着对本民族历史的深切关怀。他就是成吉思汗陵守护部落——鄂尔多斯人后裔，年仅 34 岁的杨·道尔吉。

杨·道尔吉就读大学的时候，我担任他的写作课教师，他是班上年岁较小的一位，坐在前排，有时就在我的脸前，他的稚气和沉静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九八四年，我被选调从事党务工作，听说他于这年秋被分配到遥远的大兴安岭。从九年代初，我与他又开始了频繁的接触，这时，他正在悉心考察蒙古习俗，从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到广袤无垠的腾格里大沙漠，到处都留下了他顽强而艰难的足迹。读他的著作如《成吉思汗陵史话》、《鄂尔多斯风俗录》、《阴山·蒙古·藏佛学府》等，我觉得他已分

明是一位对蒙古文化和历史有相当解读能力和悟性的学者。去年冬天，他告诉我已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达成协议，打算完成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我既高兴又担心。我们共同探讨了关于长篇小说和历史题材的许多问题。在他的创作热情鼓舞下，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如痴如醉的创作年华。作为他的老师，我热切地期待着，也深沉地关注着。今年三月，当他陆续送来《忽必烈大帝》手稿时，我禁不住为这位青年执著的追求所感动，此后，我便沿着由我的学生所开掘的历史隧道，进入了英雄史诗般的审美世界。

显然，在杨·道尔吉看来，忽必烈是蒙古史上文化思想最深刻的皇帝。作品以忽必烈的成长，成就为明线，以十三世纪世界三大宗教和儒学交融为暗线，扫描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文化全景。作品反映忽必烈对儒学的始终尊崇，对汉族幕僚的交替亲近和疏远，与禅学大师海云和青年和尚子聪的交游，与藏僧八思巴的忘年之交，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之间的友谊，在忽必烈并不强健的体魄内流淌着一股宏大的文化主流，生长出独特的政治品格。尽管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氛，但从文化的角度探求英雄成长的道路，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符合最终以文化交融形式出现的历史嬗递的大势。

世纪之交，转型期的社会，新问题、新困惑不断涌现，需要历史智慧的不断参与，这大概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兴盛的社会祈求。而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更新，又会不断把历史作为对象，表达他们的感悟，这也许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异彩纷呈的一个源头。忽必烈政治、军事上的才略，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理所当然成为作品的重心。作者为此浓墨重彩，酣畅淋漓。这与一些长篇历史小说中过分铺张宫闱秘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

作者对忽必烈是偏爱的。可贵的是，这种偏爱充满了历史叙

述的理性精神。不再囿于具体空间中的民族冲突、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而是站在历史的、人类文明的、人性的、人道的高度来处理战争与人，让英雄回归到应有的历史方位。《忽必烈大帝》既写出了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出了历史的冷峻、沉重和苍凉，既写出英雄抗争、创造的理想和力量，人性、人情的美好，也写出了历史的沧桑、坎坷和苍凉意识。特别是对忽必烈晚年的徘徊和焦虑，以及在施政过程中的失误的正视，既反映出忽必烈作为政治家的人格灵魂，又折射作者宽阔的视野与胸怀。

作者深情地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姚枢、郝经、赵壁、窦默等当时的硕儒名流作为一个谋士群体，为忽必烈的事业殚精竭虑，这是一群痛苦的人。一方面，智慧使他们看到了蒙古族的勃兴、忽必烈的雄才和南宋灭亡的历史必然，在新的一轮统一华夏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顽强的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民族心理的差异，文化形态的差异，封建皇权的痼疾，又使他们常常陷入自虐、他虐的困境。在成就帝王事业的生命苦旅中，文化人扮演着殉道者的角色。历史在这一点上，常有惊人的相似。

应当说，用 30 万字的篇幅来展示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帝王一生的政治作为，需要相当的艺术功力。作为文学新人，杨·道尔吉把处女作定位在历史长篇小说，显然是一种令人捏汗的选择。他以白描简笔行文，语言通俗平易，冷峻中巧设悬念，蒙太奇式的大画面，人物形象鲜活。更有诗词歌赋和民间长调短调飘逸其间，或婉约，或豪放，让读者领略了蒙古文化独有的魅力，也显示出作者一定的文学底蕴。然而，毕竟牛刀初试，读者还是可以看出从文化研究者到文学创作者角色转换的印迹。好在他还年轻，追求又是那样执着，步履又是这样稳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目 录

第 一 章	战神之子·····	(1)
第 二 章	永远的额嫩河 ·····	(19)
第 三 章	万里行云乱 ·····	(34)
第 四 章	猎兔猎鹰 ·····	(50)
第 五 章	天殒 ·····	(66)
第 六 章	监国王子 ·····	(83)
第 七 章	天边的云霓·····	(104)
第 八 章	出行凉州·····	(126)
第 九 章	漠南汉地军政事·····	(142)
第 十 章	飘扬的苏鲁德·····	(163)
第 十 一 章	开平践祚·····	(184)
第 十 二 章	谁主沉浮·····	(215)
第 十 三 章	朕从寒地来，何惧后院火·····	(233)
第 十 四 章	我心在天·····	(255)
第 十 五 章	大汗之城·····	(276)
第 十 六 章	谁擎苏鲁德，问我伯颜·····	(297)
第 十 七 章	朝中无相·····	(317)
第 十 八 章	江南有义士·····	(338)
第 十 九 章	健德门惊变·····	(354)
第 二 十 章	政潮起伏·····	(373)
第 二 十 一 章	沧海何其大·····	(389)

第一章 战神之子

成吉思汗建国后十年，猪儿年。

克鲁伦河平静地流淌着，穿越山峦、林地和草原。她把美丽的波光洒向人间。

从肯特山山阳倾坡而下，被克鲁伦河、土拉河和额嫩河弯绕围裹着的，是整肃林立的蒙古毡包。那三条河仿佛三条金色的丝带，串起了成吉思汗老营的一切一切。

袅袅炊烟升起，像一缕一缕的白云，直飘向如洗的蓝天。没有风，没有硝烟，没有喧嚣。肯特山周围一切都是安详的。连虫鸟鸣啁都很小心翼翼。

这里是蒙古汗国的大斡耳朵。

这里是由宿卫军怯薛歹严密保护的蒙古大本营。

这里是由美丽的妇女和天真的儿童构成的静谧乐园。

战争在千里之外。

全蒙古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正在金国的边墙外挑战。他率领着泰赤乌、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等等部落的士兵——当然，现在他们都统一到蒙古的旗帜下了。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蒙古战士了。

大蒙古的旗帜很特别。它的总长度为一丈三尺五寸，约合四点五米，举过头顶，像一柄直插云端的尖矛。下面飘扬着长长的

黑马鬃，用酥油涂抹过的黑马鬃，迎风飘起来，威武雄壮。它的手柄部分是用肯特山林边最好的柏木制成的。在它的柄外与矛头垂直处，有一个用白银制成的圆盘子，其四周的边缘上，凿有九九八十一个孔，是用来固定缨子的。而固定缨子的皮条，是用牡羊之皮在黄油中熟好破细而成。

所有的蒙古人都称它为“苏鲁德”，它是一个最最神圣的象征。

关于圣旗苏鲁德，蒙古人都相信这样一个传说，成吉思汗在征服蒙古高原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面对着惨不忍睹的溃败之象，成吉思汗怀着忧郁而沮丧的心情登高祈祷：“苍天啊，苍天，我神圣的长生天，给我力量吧！”不一会儿，就听天上一声撕裂的巨响，落下了这个似矛非矛的神物——苏勒德。

苏勒德并没有立即落地，而是架在了一株枝叶纷披的树上。成吉思汗的爱将木华黎攀援着树干，把它取下来。成吉思汗命令将九九八十一匹枣骝公马的鬃毛做成炸蓬蓬的缨子，将神矛装饰起来，并令部属用九九八十一只全羊供奉它。

蒙古人都说：苏鲁德擎起的地方，大汗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成吉思汗的麾下，有几位杰出的猛将：

第一位：扎剌亦儿的木华黎。

第二位：阿鲁剌惕的孛兀儿出。

第三位：许兀慎的孛罗忽勒。

第四位：塔塔儿的忽必来。

第五位：别速惕的哲别。

第六位：兀良哈的者勒蔑。

第七位：速勒都思的赤剌温（琐儿罕失刺之子）。

第八位：朱儿扯歹的速别额台。

按蒙古谚语，说这些猛将“黑夜像凶狠的野狼，白天像粗暴的乌鸦”。就是由这些人率领的军队，旋风般地打到女真金国的北墙边上。

成吉思汗的中军大帐驻扎在桓州城中。这里距女真金国的首领不过五里。前此四年的羊儿年，木华黎将军率领蒙古先锋部队直取金国要隘野狐岭，全线击溃了金将胡沙不敢的三十万大军。而由者别将军率领的另一支蒙古军则直线追击，进逼居庸关，并在几次冲击之后，飞越险隘，直取金国首都中枢——中都。中都金国部队防卫坚固，士卒拼死抵抗，者别未能攻陷中都。

成吉思汗决定先撤大军回老营，来年再战。临行前，他唤来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这位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本来是金国的属臣，负责守护金国的北部边墙。但是大蒙古建国时，他却被封为蒙古千户，还成了成吉思汗的女婿。

成吉思汗问阿剌兀思：“当今金国的大皇帝是哪一位？”

阿剌兀思回答：“是卫绍王永济。”

成吉思汗又问：“可是虎儿年在净州接受蒙古入贡的那一位？”

阿剌兀思回答：“正是他。”

成吉思汗再问：“是他吗？”

阿剌兀思不知大汗是何用意，哆嗦了一下，怯声回应：“大汗不信，可问营中的俘虏。”

成吉思汗竖眼一立，忽地站起来，吓得阿剌兀思慌忙叩伏在地，不敢言语。

成吉思汗朝向南方重重地一唾，大骂起来：“我道南方的皇帝真是天上神圣，却原来是这等庸懦之辈！中都我一定要给他砸碎！”

因此，第二年成吉思汗便再次兴兵南下，连破昌、桓、抚诸州，并攻陷宣德州和德兴府。但是在围攻西京城的战役中，成吉

思汗不幸中流矢受伤，只好撤军北还。

第三年，成吉思汗再度整军南下。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都随他出征前来。幼子拖雷在中军帐他的身边。

猪儿年春夏之交，蒙古大军重重包围了金国中都。使者星夜传檄，报与在桓州坐镇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全军撤哨回营，置九羊宴小庆。那一天晚上，成吉思汗酣醉在帐中，他把爱妃也遂哈屯搂在怀里。悄声与语：“女真金国辱我几世几载，今日当与雪耻！”

也遂哈屯聪慧美丽，她柔声对大汗说：“是不是考虑把中军帐移师就近中都，以便督战呢？”

成吉思汗问：“谁的主意？”

也遂：“是我……这样想。”

成吉思汗双臂举起也遂哈屯：“你是圣母再世了，我的宝贝。如此有见识，了不起啊！”回身向帐外喊：“值宿护卫！”

“在！”

“令唤拖雷！”

“是！”

也遂哈屯急忙制止：“不可，大汗，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已经怀孕六月有余。现在夜深人静，还是不要惊动他们为好！”

成吉思汗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明早天一发亮，即唤拖雷！”

“是！”

其实这一夜拖雷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安睡。两年以前，年轻的拖雷和妻子唆鲁禾帖尼将他们的儿子蒙哥留到克鲁伦河老营，双双随军出征。离别的时候，小蒙哥刚刚四岁，用两只稚嫩的小手举起一支小巧的玩具弓箭与他们告别。两年以来，唆鲁禾帖尼昼

夜思念着自己的儿子，却只能在梦里与儿子团聚。这一次蒙古大军出征金国，成吉思汗令派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全部赶赴前线作战，只把拖雷留到中军。中军大帐缓缓南行，没有太多的颠簸。这样的节奏正好给思念儿子留下了空白。唆鲁禾帖尼曾经请求拖雷派人送她回老营，拖雷没有答应。有一天，拖雷要去参战，唆鲁禾帖尼却嚷嚷着要回肯特山。拖雷就把她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身后，双人跃马，驰骋在沙场。拖雷告诉爱妻：“学会打仗，就能忘掉想家。”

谁料有了这次经历，唆鲁禾帖尼竟然真的迷上了参战。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或者在连绵起伏的沙丘间，或者在深沟壕堑的防御墙边，……到处都有唆鲁禾帖尼的身影。有一次她身披铠甲参加战斗，被成吉思汗发现。拖雷王子遭到一次严厉的斥骂之后，只好强行脱掉妻子的战衣，把她抱回他们的寝帐。参战的激情燃烧着唆鲁禾帖尼的情欲。那一夜，她感到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夜。虽然已是寒冬，寝帐的底边又有刺骨的冷风吹入，她还是感到在丈夫的身边，时而激情如潮，时而温暖如春。她睁大眼睛，计算着那一日是腊月十九日，远离儿子的痛苦像细马鬃一样勒着自己的心，她还是细细品味着参战时跃马奔腾的那种感觉。

唆鲁禾帖尼感到自己体内正孕育着一股巨大的生命之流。她没有像一般妇人那样提醒自己可能怀孕了，应该是稍安勿躁，而是拼命去渴望参加在生与死边缘跳跃的战斗。

她鼓足勇气，跑到中军大帐，跪在成吉思汗面前，恳切地请求和拖雷并肩作战。

成吉思汗亦惊亦喜，竟不由自主地走下帐来。他来到儿媳唆鲁禾帖尼身旁，问她：

“你是克烈部的姑娘，是吗？”

“是！”

“王罕的女儿吗？”

“王罕的兄弟扎合敢不的女儿。”

“对！可是我记得，我的儿子拖雷娶的是一位温顺贤惠的姑娘呀。”

“是我，我曾经是。”

“你怎么会想到参战呢？”

“我不知道。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我渴望跃马奔驰，我渴望弯弓射箭，渴望和拖雷一起并肩作战！”

成吉思汗没有立即答应。他把目光扫向儿子拖雷。那目光既慈祥又严厉。他问拖雷：

“她是你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吗？”

“是的。”

“你愿意她参战吗？”

“愿意。”

“我们蒙古人的军队作战时像野狼一样凶狠、残暴。他们的速度往往像旋风一样诡捷。你愿意你的妻子和他们一样吗？”

“我愿意！”

“你的帐中有几个女人？”

“只有她。”

“她要是战死呢？”

“还剩我。”

成吉思汗紧盯着儿子看了许久，终于答应了唆鲁禾帖尼的请求。

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也遂哈屯曾多次提醒成吉思汗，说唆鲁禾帖尼肯定有孕在身，应该制止她参加战斗才是。可是成吉思汗听后总是什么也不说。

直到围攻中都的蒙古大军使者传来檄报的那一天，唆鲁禾帖尼仍然在马背上。

夜晚，拖雷参加完九羊小宴回到帐中。他告诉妻子，中都被围，大汗要亲眼看到金国中都是怎样被攻陷的，所以，中军大帐肯定要移师南下。末了，他问唆鲁禾帖尼：“你怎么办？”

唆鲁禾帖尼抚摸着自已鼓鼓的圆肚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没有他，我肯定是要跟大军前进的。可是他越长越大，我总是有些担心。我想让他平安地降生在老营，和他的哥哥在一起。”

拖雷在黑暗中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不能和妻子一起回老营。所以他一夜没睡，深情地抚摸着妻子的身体，和唆鲁禾帖尼一直聊到天亮。

克鲁伦河畔的蒙古老营仍然安详地平躺在肯特山的怀抱里。成吉思汗夫人孛儿帖哈屯已经是五十五岁的祖母了。她的身躯微微发胖，两端的鬓角已绽出不少银丝。诃额仑母亲去世之后，她就是大斡耳朵的主人了。她和成吉思汗一起渡过了许多不平凡的岁月。也许只有经过动荡不安才能体验到平静安祥的珍贵，所以孛儿帖哈屯很喜欢眼前的祥和。一想到远去征战的丈夫，孛儿帖哈屯总是默默地祝福和乞求平安。她的儿子们渐渐长大，也都分别有妻妾家室，可是她仍然不能不去惦念他们。每一次出征前，她总是根据儿子们的生肖不同，给他们佩带上各自不同的护身符。

大蒙古国的国府在大斡耳朵的左前方不远。那里旌旗林立，戒备森严。而大斡耳朵这边则很安静。大斡耳朵本来也是有议事大厅的。大厅的西北角放着一只用锦丝织成的座垫，是专门为孛儿帖哈屯设置的。可是很少看见她坐在锦丝坐垫上。议事大厅的门外有怯薛歹护卫，还有散班、箭筒士游动巡逻，昼夜守护。遇有属地各千户送来食用的奶、肉等，就在这个议事大厅呈递清单。

以斡耳朵中帐为中心，南北垂直为轴，把斡耳朵帐幕分成左、右两翼。人们经常能够看到，孛儿帖哈屯从左前侧开始，向后巡视、经过左中、左后、右后、右中，最后回到右前。孛儿帖哈屯也常常在每日晨起和幕落时分，一个人独自到祭祀的火神坛前，默默地祈祷、默默地祝福！

从战争前线到老营的使者每三天出行一批。一批来到老营，下一批又开始出发，循环往复。因此，孛儿帖哈屯隔三天就能听到前方的情况。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一批信使汇报的内容都大抵相同：不是攻陷某某州城啦，就是圣汗与诸王子无恙啦。总之，一切都好！这样的信报听久了，孛儿帖哈屯也就不愿意再去议事厅接受使者们的跪拜的陈述。除了偶尔一次从前方送回一些珍奇的战利品必须由孛儿帖哈屯分配以外，孛儿帖哈屯一般不愿意认真接待信使。有时信使归来，她或者简单地问一句就走，或者嘱咐大汗的其他妃子们代为询问，然后，择其中要紧的讲给她就是了。

然而，这一次有所不同。有一件令她担忧的事，她想仔细问一问：

“路上走了几日？”被问的使者像是乃蛮部的部属，赤红的脸，闪着蓝光的眼睛：“八日、九日不等。”

“听说拖雷哈屯唆鲁禾帖尼也披挂上阵，在马上与女真人打仗，是吗？”

“好像是这样。”赤红脸的使者很谨慎，措词很认真。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

“回哈屯的话：我们作信使的，大部分时间往来于汗帐和老营之间。到了前线，也主要在汗帐就近饲养驿马，再听书记官讲一讲前方的事体。唆鲁禾帖尼的事只是偶尔听汗帐的人说起，我并没有亲眼看见。”

“你们随行的几个人？”

“一般是三个，有时也可能多一个两个。”

“她们是不是能知道这件事？”

“嗯……”红脸使者想了想，然后非常肯定地回答：“我想不会知道得比我更多。”

“如果你明天出发回到汗帐，几天可以再回来？”

“十五天，最快。”

“来不及了。你先下去休息，明天带我一起赶赴汗帐！”

孛儿帖哈屯的命令一出，整个大斡耳朵都开始忙乱起来。护卫、膳食官、侍女、萨蛮等几套体系都要同时行动。老迈的锁儿罕失刺前来，劝说孛儿帖不要冲动，说汗帐自有圣汗决断，何劳你千里迢迢前去呢？

孛儿帖回答：“行军打仗的事我孛儿帖不明白。女人的事大汗不一定能解决得好。”

锁儿罕失刺说：“可是帐中还有也遂哈屯在呀。”

孛儿帖回答说：“也遂哈屯是很聪慧。可是在大汗面前她是很敬畏的。我担心大汗不听她的劝告。拖雷呢，年幼无知，什么也不懂。出了这样的事，我是一定要去的。”

蒙古汗国的断事官失吉忽突忽也随汗帐出征去了。断事衙门的几位老年人拿出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试图训戒孛儿帖，让她放弃远行。结果仍被孛儿帖顶了回去：“《大札撒》再明，也明不到我这个心思上。只有月亮长生天知道我们女人。求她佑护我的儿媳唆鲁禾帖尼吧！”

没有人能说服她。断事衙门只好派出快骑星夜驰报成吉思汗。

猪儿年夏五月，中原一带已是绿草蓬蓬。从桓州城出发的蒙古军首先看到了长城内外绚丽的景观。燕山山脉蜿蜒环抱着中

都。居庸关峻拔险固，连成吉思汗也有些吃惊：蒙古军是如何飞越天堑，包围这座古城的。

在金朝方面看来：中都已不是国都。金宣宗是继卫绍王永济短暂执政之后的又一位新皇帝。一年以前，金宣宗召集文武百官，提出一个懦弱的主张，说我们大金国“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中都不能再守了，应把国都迁到南京开封。此议一出，举朝震惊。当朝有一位明白事理的汉臣，劝说皇帝不要放弃中都，因为中都一旦没有皇帝守着，那么北方的几个防守要隘就可能会全部落入蒙古大军之手。如果一定要迁移，也万勿按陛下的意思往南迁。南迁迁到南京开封，距离南宋太近。万一有闪失，则南北受敌，恐怕有歧变。宣宗问进谏的汉臣，你认为迁到哪里合适。汉臣回答，说陛下如果一定要考虑迁移，莫不如退守辽东甚好。宣宗勃然大怒，硬说汉臣心怀叵测，推出午门斩首。而自己则决意南迁。

皇帝迁移已走，把太子留在了中都。并诏令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抹燃尽忠为左副元帅，在中都辅佐太子。可是不到一年，却又令太子南迁，只留完颜承晖孤守中都。

太子完颜守忠南逃之后，中都人心惶惶，兵无固守之志。蒙古大军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帅，石抹明安为先锋，将中都团团围住。

中都的城防工程坚固，蒙古军一时难以攻破，便采取围困的办法，断其粮路，围而困之。时间不长，中都的供给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守城大臣完颜承晖急忙向金宣宗告急。宣宗令派河北、大名两路军出兵三万支援，同时派金将李英押运粮草接济中都。

当是之时，蒙古军木华黎部队进攻辽东，者别部队远征西辽曲出律，术赤兄弟三人则向关中发难。成吉思汗身边可以调遣的良将不是很宽裕。